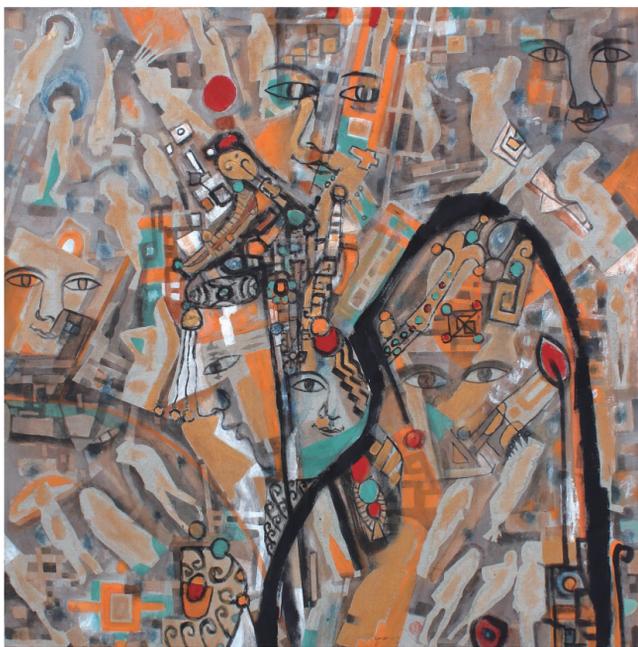


一曲献给新中国新西藏的新时代赞歌

——当代西藏布面重彩画评析 □王 镛

2019年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中国美术馆举办“雪域祥云——西藏布面重彩画展”，展出了来自雪域高原的13位画家（按年龄排序）余友心、韩书力、计美赤列、巴玛扎西、次仁旺加、边巴、石达、平措扎西、次仁朗杰、德珍、索朗次仁、拉巴次仁、次旦久美的当代西藏布面重彩画新作，组成了一曲献给新中国、新西藏的新时代赞歌。

西藏布面重彩画（英译 Tibetan coloured paintings，西藏彩色绘画），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个新画种，融合了西藏传统唐卡（藏语 Thangka）、壁画与汉地工笔重彩画的要素，也借鉴了西方写实绘画和现代绘画的因素，成为中国西藏本土现代绘画的一种新样式。入藏数十年的汉族画家韩书力、余友心等人，为开创西藏布面重彩画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培养的一大批藏族画家促进了布面重彩画的繁荣和发展。西藏布面重彩画是包容、开放的画种，兼具传统精神与现代意识。当年画家张仃倡导的中国现代绘画公式被称为“毕加索+城隍庙”，今天西藏布面重彩画也可以称为“马蒂斯+大昭寺”。“大昭寺”代表传统精神，“马蒂斯”代表现代意识。西藏布面重彩画的主要来源唐卡的艺术特征，包括宇宙式的构图、象征性的图像、超现实的造型和神秘化的色彩。唐卡的构图通常体现藏传佛教的宇宙模式“曼荼罗”（Mandala）坛城图，以方圆相套的几何形构成，中央的圆形宇宙中心居住着主尊，周围有许多侍从或神佛小像。即使不是坛城图，唐卡的构图也基本对称，保持着宇宙结构的平衡。不仅坛城



卓玛啦

科学探微 艺术润灵

《气墨灵象》艺术论》总序

□□□□□

大道至简，大智若愚。宇宙再深邃，无非时间、空间；天地再无限，无非物质、精神；世间再博大，无非自然、社会；精神再缥缈，无非思维、意识。无疑，时空、自然、事物，既属客观存在，也为认知概念（立名）；而精神、思维、意识，既属主观存在，也为反映形态。如是，宇宙万物、社会百态、人间诸念，不外乎主观与客观，或客观与主观，是主客观相统一，或是客主观相一致。进言之，没有主观认知的客观，存在没有意义；没有客观反映的主观，理念也无价值。然而，客观多谜，主观多惑；客观由道，主观由心。于是，产生了科学，出现了艺术，而自然“拜托”科学，精神“拥抱”艺术。科学与艺术，既构成人类文明，又演进人类文明。显然，人类文明的演进、发展，不能没有科学，也不能少了艺术，并且相向而行，并行不悖；相互引领，竞相前行。科学的价值在于探索天地奥秘，揭示运化规律，艺术的意义在于解读精神密码，创造灵魂安居。哲思存言：科学、艺术自山麓分手，至山巅汇合。“山麓”是文明滥觞，“山巅”为文明远方。人类文明演进中，科学与艺术相行致远，相得益彰。艺术在哲学、美学、神学的“簇拥”下，几近一直扮演着引领科学的角色，而科学在艺术想象力的启迪、激发、神往中，也如插上飞翔的翅膀，力行自然与物质世界的远方，不仅进入了分子、原子，还进入了中子、质子，如今，又开启量子、引力波之探域，直面高维时空，平行空间之挑战。这是科学的不凡，也是艺术的魅力。不言而喻，科学作为探索时空的一个阶段、一个层面、一个过程，是一种认知、一种结果、一种存在，常常体现为“物”、表达为“相”、展示为“真”；而艺术作为解读精神的一种感悟、一种情态、一种祈

神。神是什么？永生不死的人。”现代无神论哲学家认为，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或者说是想象中的“自然的人化”。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都宣称创世之神创造了人类，实际上是人类按照人的形象创造了神。人格化的神固然具有人的形象，非人格化的神也具有拟人化的特征，具有善恶美丑、喜怒哀乐等



古寺

种种人的性格情感。因此，神话不仅是解释自然和演绎社会现象，而且是象征和表现人性。那些深受人类敬仰爱戴的秉性善良、行为高尚的神祇，并非凡人庸众的化身，而是在道德、情操、智慧、力量上超凡入圣的精神偶像，已经把人性升华到神圣的高度。而那些描绘神话题材的艺术杰作，正是因为深刻表现了神圣的人性，才能够传之不朽、感动世界。当代西藏布面重彩画作品也经常描绘神话题材，但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数家珍之宝贵，而是为了深入发掘西藏古代神话遗产中蕴涵的人类文明基因，表现藏族人民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舍己奉公、造福人类等传统美德的神圣的人性，为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精神动力。直接以写实绘画方法表现当代藏族人民的现实生活，也是为了表现神圣的人性。当代西藏布面重彩画的领军人物汉族画家韩书力，一直致力于汉藏绘画艺术的综合创新。他2009年创作的巨幅布面水墨画《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人物属于素描写实造型，西藏建筑和万朵祥云则采用藏传壁画、唐卡的装饰性画法，画面呈现汉藏文化元素融合的特色，是入选“国家重大

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优秀作品。他近年创作的布面重彩画《节日》《冬天的太阳》《小鸟》《先写作业》《尘埃》等作品，把鲜活传神的写实人物造型与丰厚典雅的唐卡装饰因素结合得相当完美。汉族画家余友心擅长糅合西藏传统绘画的精妙奇幻与汉地水墨写意的潇洒空灵，追求独特的个性化笔墨色彩

语言，他的布面重彩画作品《高原雄鹰》《腾飞》，腾云驾雾奔跑的牦牛，神似画家本人精神抖擞的肖像。藏族画家的布面重彩画作品更多传承了西藏唐卡、壁画的传统，也吸收了写实绘画和现代绘画的因素。他们经常借鉴传统壁画、唐卡的图像，但并非机械地复制壁画、唐卡，而是自由提取传统绘画的若干元素，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他们特别关注西藏当代的现实生活题材，似乎比某些内地画家更加敏感和时尚。藏族画家次仁旺加创作的《当雄机场通航》、平措扎西与石达合作的《吉祥哈达》（青川藏通车），都借用了类似传统壁画的形式，表达了西藏人民对新时代的欢呼、对新生活的渴望。与传统绘画的程式化风格不同，当代藏族画家的布面重彩画风格个性鲜明，多种多样。计美赤列的《古海云舞》《归途》《藏女》等作品，浓墨重彩如同色调凝重的油画或漆画，水波云雾的空间叠印手法增加了人物的律动感。巴玛扎西的《太阳你好》《月亮月》《吉祥鸟》等作品，运用各种象征符号和图像，营造超现实的梦幻境界。达巴的《清晨》《景象》把平面化的壁画片段与立体感的建筑雕塑拼接在一起，《互助组》把素描人物形



美酒与哈达



节日

象与图案化的云山背景组合在一起，又显得十分协调。次仁朗杰的《世像》以碎片化的双修图像构成缭乱的画面，《乱码》《微信图片》等作品可能也带有社会想象的批判意味。藏族女画家德珍的《卧女》《葵》《牦牛》等作品，以及幽默戏仿的《最后的晚餐》，西藏民间艺术的装饰色彩和稚拙趣味极其浓厚。索朗次仁的素描写实造型能力较强，他的《美酒与哈达》《快乐童年》，人物面部和双手是写实造型，与半装饰的服饰和图案化的背景配合，而他的《藏葵》则完全写实逼真。拉巴次仁曾参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他的《吉祥家园》《网路图》等作品

从史诗时代进入了当代现实生活。次旦久美的作品《秘境墨脱——自然生态保护区》《古城新韵——文化遗产保护的春天》，摄取了西藏传统壁画、唐卡和织锦的精髓，富于典雅而新颖的装饰韵味。观赏参展“雪域新歌”的13位汉族画家和藏族画家的这批新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西藏布面重彩画植根于西藏人民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注重表现神圣的人性，既富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富有浪漫主义情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好的文人画需兼具精神境界和纯熟技术

□施施然

文人画最早被称为士人画，主要指封建社会时期一些靠科考入仕的文人书画，区别于宫廷画院职业画师的绘画，讲究诗、书、画、印于一体，标举才情、思想、学问、风骨的统一。文人画创始人、唐代大诗人王维更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念。历代文人画代表大家细数下来，个个声名响亮，比如宋元时期的苏轼、米芾、马远、赵孟頫、黄公望、倪瓒，以及明清以来的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董其昌、朱耷、石涛等等。这些名字光彩熠熠，足以穿越时空的迷雾。关于士者，孔子曾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记载：“所谓士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道出士人淡泊自守的价值倾向，也道出相对于宫廷职业画师的“工”，士人画更讲究性情意趣与品格境界。这也成为文人画的主要特征。那么，是否文人画在技法上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是，我们来看看文人画开山鼻祖王维所画、传被日本京都小川家收藏的《江干雪霁图》，画中白雪如盖，峰峦如聚，中央一巨峰突出，峭拔雄伟，山石错落有致，寺院隐现，林立的松柏和枯树，银装素裹，更显精神超拔。此图构图纯熟，笔法严谨，笔墨设色清润，皴擦秀雅，为一代出尘脱俗的传世之作。再看马远的《松月图》、徐熙的《雪竹图》、黄公望的《丹崖玉树图》，再到文徵明的《秋江钱别图》、唐寅的《落霞孤鹜图》、仇英的《山水图》等等，每一幅画，从布局、构图，到笔墨、书法、用色，或遒劲雄浑，或不羁疏淡，均功力深厚、丰神独绝，堪称开一派绘画先河的大作。董其昌也是文人画的大力倡导者，他提出“南北宗”之说，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

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整，气势沉雄，只有满腹经纶且几十年持续专注的笔墨实践者才能画出。能够流传下来的好的文人画，不仅画者须具备高深的学问和精神境界，技术上也是苦心孤诣，纯熟到无懈可击。近年文人画概念又被频频提起，各地陆续举办的文人书画展，以及报刊杂志的刊登推介，一些标举“不求形似，但求文人之趣味”的擅长书画的诗人作家涌现出来。毋庸讳言，其中鱼目混杂。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古代文人的时代语境不同，现代的诗人作家们面临竞争压力更大、信息也更加繁杂多样的网络时代，较之古代文人一心攻读诗书，现代社会的诗人作家们除了要习得生存所必需的学科科目与职业技能，还要通晓外语，熟练使用电脑，学会驾驶汽车，高效使用互联网等等，加之文学、绘画早已分化成两大不同门类的学科，术业有专攻，实难再像古代文人那样诗、书、画、印精于一体，而又深具造诣。能够精于其中一两种，同时又又在文学创作上达到高层次与成就，已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然而即便如此，文人书画领域还是出现了走在前面的佼佼者。如果单从将“诗、书、画、印”这一传统的完整继承来讲，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当首推诗人、古琴家杨典。读他的诗文、书画、印章篆刻，仿佛是在与一位古人对话，你能从中读出一腔“愤怒的才华”。此外，作家贾平凹，诗人欧阳江河、西川、杨健、车前子，张况、马叙等人的书画作品，在我看来，也堪称“既有精神之境界，亦有艺术之造诣”的文人书画典范。